

“葛根珠兰”，这是赵林平的蒙古族名字，直译为国家通用语言就是“明亮的灯烛”。我想，多年以来，在课堂上，在舞台上，她不惜燃烧自己而竭力“烛照”的究竟是什么？

明亮的灯烛

■ 李树格

总是觉得用“闺蜜”这个形容词我共事40年的同道赵林平，分量有些轻，我还是更愿意用“知心朋友”这个称谓。对她，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谦虚、谨慎、为事业不惜生命，无论获得多少荣誉，都一直在努力开拓艺术教育和艺术创作的新道路。

为什么这样说呢？2003年，我还在内蒙古电视台主持《影视大巴》栏目。在采访蒙古剧《满都海·斯琴》主创团队时，第一次了解到冲击国家唯一的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文华奖”是多么不容易！这个奖项两年评一次，囊括所有中国戏剧和歌舞，竞争之激烈，不言而喻。而那一年，内蒙古的作品入围了前五名，却没能获此殊荣。一晃近二十年过去，内蒙古艺术学院副院长兼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林平，与她的团队雄心勃勃地创作出一台冲击“文华奖”的舞剧，并成功了。

赵林平是蒙古族，血脉深处凝聚着不言而喻的英雄情结。所以，她选择的是草原英雄小妹妹龙梅和玉荣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京剧版本、动画片版本、文学版本、歌曲版本。经过50年的沉淀，如何再诠释雷锋时代的这对英雄小妹妹？如何让“90后”“00后”“10后”以及他们的家长等几代人都能在感动中有所感悟？难度很大！于是，许多同事善意地告诫，最好不要用这个题材。显然，这是一次对主创人员人生观、价值观甚至世界观的综合性考验。

2015年，赵林平力排他意，开始着手舞剧《草原英雄小妹妹》的创作。第一步，就是组织得力的创作团队。她费尽心力，把日理万机的著名舞蹈艺术大家赵明先生请来了，把大名鼎鼎的著名作曲家三宝先生请来了，还把艺术学院最优秀的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都调动了起来。继而，又开始撰写剧本、修改剧本、现场排练、打磨音乐、筹备道具和服装，召开研讨会，等等。

有一次我在医院碰见了她。当时，我在生病。一见面就发现，她的脸色比我的还难看。不用问就知道，连续几个月了，她很少休息，一直在为《草原英雄小妹妹》的排练而“拼命”。果然，为了排好这部舞剧她几次突发心脏病。当时，她认真地对我说，只要把这个任务完成好，能够将其送到文华大奖的赛场，就是马上失去生命，也认了。

那时，我的耳边似乎响起了一首歌：“在爱里，在情里，幸福痛苦我呼唤着你。在歌里，在梦里，生死相依我苦恋着你。纵然是扑倒在地，一颗心依然举着你，当世界向你微笑，我就在你的形象里”。《共和国之恋》的歌词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为祖国为事业努力开拓的奋斗者的心声。赵林平，当之无愧！

最终，2019年，民族舞剧《草原英雄小妹妹》荣获第十六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实现了内蒙古自治区舞台艺术发展史上零的突破！之后，赵林平几次到北京看病，她真的太累了，太累了……后来有人问，当今，我们还提倡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子在暴风雪中为了保护300多只羊而不惜生命的做法吗？我的回答是“责任！责任！”面对许许多多独生子女，面对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引导人们树立对国家、对事业、对

社会的责任心，至关重要。当年，龙梅和玉荣是这样的，作为舞蹈教育家和舞蹈艺术家的赵林平，何尝不是这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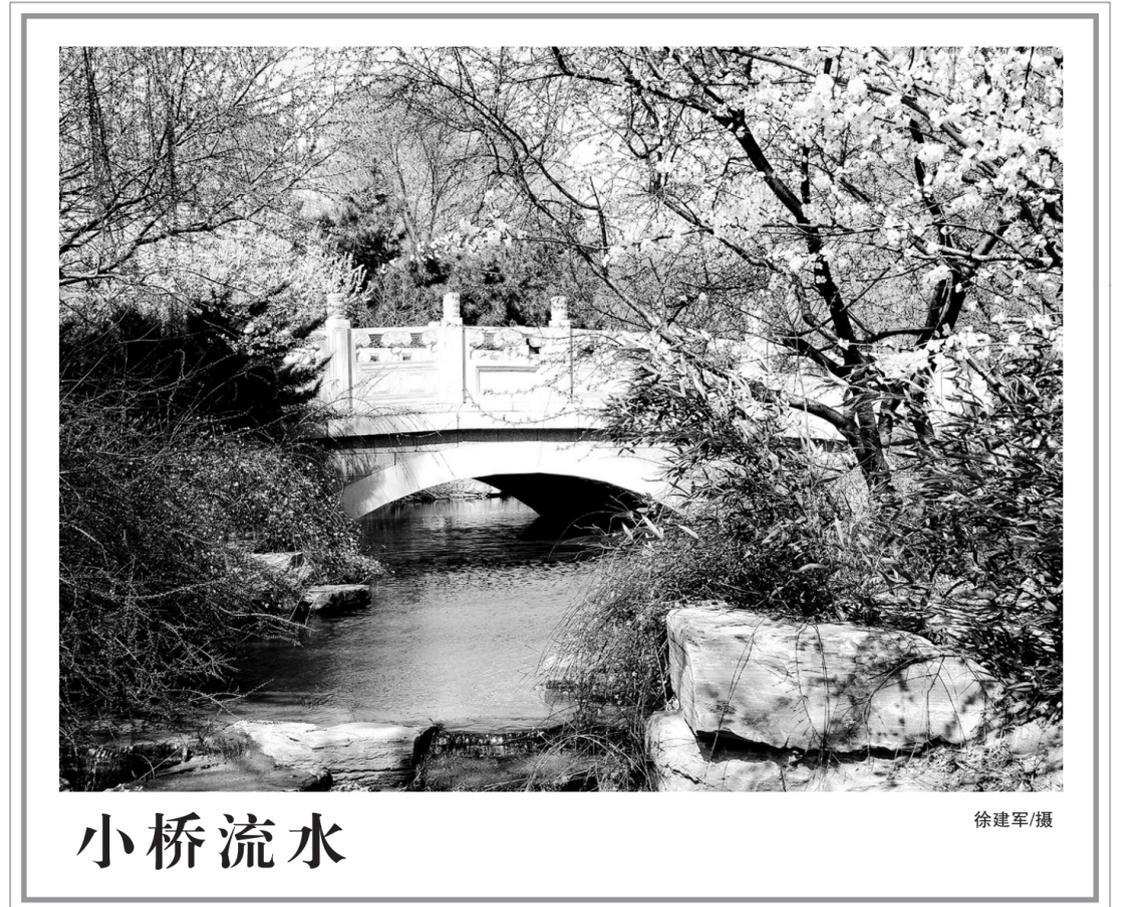
更令人欣喜的是，2022年5月，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评选出包括文学和各个艺术种类作品在内的100部“红色杰作”，其中就有《草原英雄小妹妹》。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入选的唯一作品，也是全国舞蹈界仅有的七部作品之一。什么是艺术的“社会效益”？赵林平和她的团队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认识赵林平有41年了，在美女如云的舞蹈界，她真的不算漂亮；在天才云集的艺术界，她也真的不算多么灵秀；在光鲜亮丽的舞台上，她甚至没有做过职业演员，但，近20年来，一个接一个荣誉，纷纷降临到这位已年近“知天命”的蒙古族女性身上——2010年，她当选为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由她负责的“蒙古舞”2008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14年又转型升级为“国家级资源共享课”；2021年，她荣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届“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奖”……环绕在她头上的光环也有很多：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舞蹈艺术突出贡献舞蹈家、内蒙古自治区“德艺双馨”文艺家、内蒙古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等等，但她依然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非常谦和、非常踏实、非常热爱学习的人。

30年前以蒙古族舞蹈《喜悦》而闻名的舞蹈家敖德木勒曾是赵林平的专业老师。凭着对赵林平的了解，把坚定、坚强、坚忍，执着于事业的精神称之为“林平精神”。以我的理解，那就是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精神。不是吗？头衔越多，工作量就越大；荣誉越多，压力就越大，这就是客观规律，没有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担当不起的！所以，别人偶然为之的“拼命”状态，在赵林平这里却几乎成了生命的常态！

2005年暑假的时候，她带领自己的创作团队深入呼伦贝尔草原和科尔沁民间去体验生活。在与蒙古族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的两个月里，她深深地被蒙古族老阿妈悲天悯人的情怀、老阿爸深沉而刚强的性格所感动，就在她沉浸于牛奶的芳香、骏马的坚毅之中时，艺术的激情涌动着，创作的冲动澎湃着。自己的民族现实的生存状况和心理状态，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情感诉求，让她须臾不能平静。回来之后，历经两年多磨砺，就有了2007年荣获第六届中国舞蹈“荷花杯”金奖的《草原酒歌》，以及荣获银奖的《塔林毕斯贵》。

15年前，南方气候最好的金秋，赵林平带领团队奔赴成都参加“桃李杯”舞蹈大赛。这是她被破格任命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舞蹈系主任之后第一次率队参赛，其重视程度、认真程度、努力程度、较劲程度，无不挑战着她身体和心理的极限。临行前，因过度劳累，心脏病复发，可是她却一直坚持排练。几经院领导和母亲的劝说，她才到医院就诊。可是还没输完液，她竟偷偷拔掉针头，跑回排练场。实在没有力气时，她就坐在地上指导学生。后来丈夫知道了，又心疼、又无奈，因为他深知妻子的倔强，只能调侃地说：“老婆啊，千万别玩命了！不然，你到了另一个世界，儿子就是我的了，房子也是我的了。我还得再找个老婆。到那时，你急也没用。”她依然不为所动。就这样，蒙古族女子独舞《格日勒》诞生了，而且连连闯关，成绩喜人。孰料想，就在去排练的路上，她却倒下了。进医院，挂急诊，同行的老师一路照料，她才在决赛前稍有缓解。那一次，《格日勒》一举获得中国第七届“桃李杯”舞蹈比赛教学剧目优秀奖，指导教师“园丁奖”和表演三等奖。



徐建军/摄

小桥流水

她曾说过，一个人究竟有多大的潜能，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没有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潜能以及身体和心理的承受能力是挖掘不出来的。所以，压力可以变成动力、激发活力、挖掘潜力、形成能力。只有为了一个奋斗目标豁得出去，才能见到胜利的曙光。

这是多么好的心灵自白，多么好的生命诠释啊！“葛根珠兰”，这是赵林平的蒙古族名字，直译为国家通用语言就是“明亮的灯烛”。我想，多年以来，在课堂上，在舞台上，她不惜燃烧自己而竭力“烛照”的究竟是什么？不久前，在她获得全国教材奖之后，曾颇有感慨地对我说：“感谢舞蹈这个专业，它不仅让我有了深入学习历史文化的动力，而且还激励我具有了通过舞蹈表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平台，所以，我要继续努力，在讲台和舞台上发扬光大英雄主义精神，崇尚自然的精神、民族团结的精神”……回想她的过往，她好像明白了。

潘玉毅

曾经有人说，一人鸣鹤，便是梦境。我初游时觉得这句话过于夸张，待到来过三五次以后，又觉分外形象。鸣鹤古镇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至今已历1200余年。而它得名的由来，与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的族孙虞九皋有关——鸣鹤是他的字。唐元和年间，鸣鹤进士及第后不久，逝世于长安，家乡人为了纪念他，将之用作古镇的名。

古镇风景绝佳，令人见之忘俗。从正门的牌坊一路迤邐而来，左边是金仙寺，右边是白洋湖，此二者皆有悠久的历史。寺中不仅宝相庄严，还有红色胜迹，弘一法师曾住锡于此，浙东抗日武装亦曾在此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湖中有石塔七座，更有200年前鸣鹤叶氏子弟“运斗以酌，扣舷而唱”的风流雅韵。

寺庙与湖泊中间的路直通古镇里边。作为一个以弘扬国药文化为主题的古镇，来到鸣鹤，人们时常会自脑海里蹦出一个“老中医”的形象和许多名字稀奇古怪的中药材来。很多人都知道“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他们不知道的是，同仁堂的创始人、胡庆余堂早期的经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鸣鹤人。而且，在胡庆余堂之前，与同仁堂齐名的种德堂也是鸣鹤人所开。现如今，古镇里依然有两个景点与此息息相关，一个是鸣鹤药材馆，一个是鸣鹤国医馆。

药材馆里悬挂着很多国药老字号的牌匾，从门口位置到内堂，琳琅满目，据说总共有150多家，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名字不是鸣鹤人在外地开设的药铺，便是药铺的创始人鸣鹤人士，它们并肩而立，成了“国药人才集浙江，浙江有慈溪，慈溪首推鸣鹤场”这一说法最有说服力的注脚。与之毗邻的国医馆，又名“上海国医馆鸣鹤馆”，四时常开，间或，还有国内的著名老中医来此义诊，无疑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

药材馆的正对面有一个戏台，上书“鸣鹤书场”四字，左右两边楹柱上各有一句诗，取自陆龟蒙的《秘色越器》，写的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站在药材馆与戏台中间的广场上，往左或是往右，都有路可通行。左边是蜿蜒的石板路，右边过了桥，也是石板路，路边的仿古灯柱上还挂着象征喜庆的灯笼。

小桥、流水、人家，鸣鹤有诗情画

书桌回到最初的地方，当算得其所哉，恰如我来自故乡，回归故乡，书桌与人，都是归其根处。

唯有书桌最难忘

心灵舒坊

■ 刘诚龙

我有一张书桌，追随我30来年了。虽然隔了七八年，不曾与我肌肤相亲，但还是属于我，心底便也因此沉静、安宁。“亲人”蛮久没见面，却还是我的亲人，书桌就摆在我旧居卧室，我走进去，一眼望见，如见初恋。

那张书桌，在我位于一所学校的旧房子里。旧居我准备处理，就与堂客来作告别。旧房的物件，多半没了，要么丢了，要么搬了，留守旧居的，还有一组沙发，一张烤火桌，一排小柜。沙发是新买不久，烤火桌也还可用，见到时居然无一点眷恋，想着扔掉。小柜是结婚时置办的，望之，心里有些戚戚，却也可以让我硬起心肠，也不想让其处处无家跟我处处有家了！我对堂客说，小柜算了吧，谁要谁拿去。

唯一拿不定主意的，就是那张安置在我卧室的书桌。

书桌很旧了，本来漆的老红色，如今已如褐色，中间开裂，裂缝有点宽。这裂缝，也是有故事的。对于食物，我平生无所好，就好吃些瓜子，且是书与瓜子同上书桌，而瓜子就常常落在那缝隙之中。每每瓜子吃完，翻箱倒柜，却发现堂客不曾给我买新的。冷不防见书桌之裂缝里，余藏瓜子两三粒，咱，把书桌一拍，瓜子跳将出来，投放口中，咔咔嚓三声，齿颊含香。

算下来，我搬家已有七八次，每次都有旧器，随了岁月东流去，这张书桌我却一直不离不弃。堂客每到新家，她要好好安置的器物是饭桌，饭桌定位了，堂客才会让诸物归位。而我心心念念的，

就只有书桌。新婚时的婚房，是在一所小学，叫三溪学校，离老家三四里地，房子很小，三间，直线排列，客厅兼饭厅是一间，中间是卧室，卧室后是杂屋。我的杂物是书，便把书桌安之。杂屋临一条小河，伏案倦了，起身，瞭望山头，是苍翠之草木；俯视图畴，是晶莹之稻花。我就在那书桌之上，寄寓过一段长长短短岁月。

后来搬到县城，进了教育局谋生活，没分到房，先在招待所措置身心，书桌搬不过来，只能放在老学校，与书桌厮混了一些时日。单位怜我，清理了会议室后面的小房，叫我搬进去。我喜滋滋打道回府，第一件事儿，便是把书桌搬来。待又搬家，搬到一所叫栗山学校的地方，四周皆楼房，目光所向，不是套间便是套间。不过，套间与套间的空隙处，有棵梧桐树，梧桐更兼细雨。一桌，一椅，一书，我又在这书桌上，消磨过许多人生。

再后来，到了现在所居的城市，楼更多了，房更密了，视野却觉得更窄了。书桌摆在临窗位置，面对的是操场。操场上奔跑着的，是小学生，他们的脸红扑扑的。坐在书桌上，打开窗帘，所见都是跳跃着的少年，看到他们，向老之人，也起少年心。有时，真想转回去当教师，身虽向老，心可回春。打开窗，天空小了；关上窗，世界大了。就在那书桌上，我展开书，神游八表，逸兴遄飞。

最近一次搬家时，书桌我没搬过来，让其独自留守旧居。在我新居，电脑桌上展书而读，偶起情思，想起旧居的书桌，便在散步时候，显意识潜意识地跑去学校，拂拭书桌。

恋旧，不一定是老了之故。鄙人恋恋书桌，是

与书桌有缘，非关病酒，不是悲老。我堂客说，她须在自家旧床上，才安然入眠，纵或广厦千间，华居万物，她也睡不着。我偶尔写作，换了其他桌子，字词语句，都蹦不上脑来，但到了这张旧书桌上，词语如故乡小河，泉水叮咚响。虽然心情是小心情，文章是小文章，到底能风行水上，意能跳来纸上。

这其中道理是，书桌能与身相合拍吧，比如高度恰好齐胸，让我可以自由呼吸。

那张书桌，是我结婚时，姐夫与妹夫替我量身打造的。结婚那会儿，家无资。我对父亲说，其他家具都可不做，但要给我做张书桌。老爹蛮高兴，说要得要得。恐怕他想的，是若什么都不做，更高兴。老爹去山头砍来柞树。柞树木质细腻，紧实，厚重，晒了半个秋夏，没怎么晒干，现在开拆，也是不曾经久之故。恰好姐夫与妹夫是木匠，为了省钱，老爹便喊他俩。他俩是蛮用心的，花了几天工夫，给我做了这张实木书桌。书桌很重，若抬，要两个汉子，方可搬动。可是无论我搬到哪里，都要带着。

唯最近的这一次“分居”，我没能带着，却时常惦念。

很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散了，不想相聚了；很多物，用着用着就丢了，丢了，不想再去牵挂了。但我呢？

如今卖掉旧居，书桌留不留？留！想好了，待退休，回老家安顿身心，其他物品，都不搬了，就把书桌搬回老家。书桌回到最初的地方，当算得其所哉，恰如我来自故乡，回归故乡，书桌与人，都是归其根处。

景色清歌

荏苒而逝的光阴里，几只水缸从空到满，几枚树叶从绿到黄，几块砖头从光滑到斑驳，古镇曾经惊艳岁月，也已习惯寂寞。

鸣鹤温暖如故园

■ 潘玉毅

曾经有人说，一人鸣鹤，便是梦境。我初游时觉得这句话过于夸张，待到来过三五次以后，又觉分外形象。

鸣鹤古镇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至今已历1200余年。而它得名的由来，与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的族孙虞九皋有关——鸣鹤是他的字。唐元和年间，鸣鹤进士及第后不久，逝世于长安，家乡人为了纪念他，将之用作古镇的名。

古镇风景绝佳，令人见之忘俗。从正门的牌坊一路迤邐而来，左边是金仙寺，右边是白洋湖，此二者皆有悠久的历史。寺中不仅宝相庄严，还有红色胜迹，弘一法师曾住锡于此，浙东抗日武装亦曾在此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湖中有石塔七座，更有200年前鸣鹤叶氏子弟“运斗以酌，扣舷而唱”的风流雅韵。

寺庙与湖泊中间的路直通古镇里边。作为一个以弘扬国药文化为主题的古镇，来到鸣鹤，人们时常会自脑海里蹦出一个“老中医”的形象和许多名字稀奇古怪的中药材来。很多人都知道“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他们不知道的是，同仁堂的创始人、胡庆余堂早期的经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鸣鹤人。而且，在胡庆余堂之前，与同仁堂齐名的种德堂也是鸣鹤人所开。现如今，古镇里依然有两个景点与此息息相关，一个是鸣鹤药材馆，一个是鸣鹤国医馆。

药材馆里悬挂着很多国药老字号的牌匾，从门口位置到内堂，琳琅满目，据说总共有150多家，这些享誉海内外的名字不是鸣鹤人在外地开设的药铺，便是药铺的创始人鸣鹤人士，它们并肩而立，成了“国药人才集浙江，浙江有慈溪，慈溪首推鸣鹤场”这一说法最有说服力的注脚。与之毗邻的国医馆，又名“上海国医馆鸣鹤馆”，四时常开，间或，还有国内的著名老中医来此义诊，无疑是对传统的一种延续。

药材馆的正对面有一个戏台，上书“鸣鹤书场”四字，左右两边楹柱上各有一句诗，取自陆龟蒙的《秘色越器》，写的是“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站在药材馆与戏台中间的广场上，往左或是往右，都有路可通行。左边是蜿蜒的石板路，右边过了桥，也是石板路，路边的仿古灯柱上还挂着象征喜庆的灯笼。

小桥、流水、人家，鸣鹤有诗情画

意的美景，也有故乡的应有模样。远观时，它像是一幅天然的水墨画，不着一色，却胜过五彩斑斓；近看时，它又像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丽女子，不着脂粉，却美得让人难忘。

小桥上流水、人家，也不知是谁包围了谁？过了一座桥，桥的那头还是桥，过了一片水，水的那边还是水，人在河的两岸，桥的两边，却也在小桥流水的风景里。

在这里踏步悠游，你可以暂别俗世的喧嚣和纷扰。桥头上也许曾经走过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也许没有。巷子里过去发生的故事你也许熟悉，也许不熟。不过，当你踩着石板路从巷子的这头走到巷子的那头，你已然成了古镇记忆的一部分，巷子是你走过的巷子，而你，是某年某月行走在古镇里的人。

荏苒而逝的光阴里，几只水缸从空到满，几枚树叶从绿到黄，几块砖头从光滑到斑驳，古镇曾经惊艳岁月，也已习惯寂寞。可终究，它还是喜欢陪伴的啊。你来访它，不妨同它说会儿话，合个影，就如同两个老友久别重逢一样。

这样的古镇很温暖，人也很温暖，吸引着我去走近，去变成游客中的一名。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间，来到一间名为“福苑”的茶馆，门前的装饰清新隽雅，让古镇的画意更加深浓了些。细碎的阳光抚摸着屋顶，抚摸着人的肩头，也抚摸着那副“有茶清待客，无事乱翻书”的对联，让人不由得生出一股慵懒之意。

此时若有一把躺椅，躺着或是坐着，小憩或是深睡，都可以让我大梦一场。

与我的慵懒不同，在转角处，有几个电力工人正在认真地忙碌着。他们站在篱笆和树丛中，头上的黄帽子，身上的蓝衣裳，竟与这古镇的风景没有一点违和感。旁边还有一名景区的工作人员，我叩问之下方才得知，这几名电力工人定期都会前来帮忙查看表箱和灯盏，用行动守护古镇的美丽。

年轻的工作人员以为我是初游者，笑着同我介绍：“你不知道，等到天黑了以后灯光亮起，我们的古镇有多美！”

听着她的讲述，恍惚间，古镇的一草一木、一屋一桥，还有那风吹水荡起的粼粼波光 and 年糕的诱人香味，从摩诘的诗中携手走来，走进了我的眼里，又由瞳孔走入了我的心头。